

燕南寄盧襟譜

——盖叫天谈艺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

J8(2-2)

6301



关良速写

燕南寄庐杂谭

盖叫天谈艺录

盖叫天

口述

沈祖安

彭兆黎

杜 钦

记录整理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盖叫天(张英杰)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所创造的“盖派”艺术，已成为我国传统戏曲艺术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本书以漫谈、随笔的形式，记录了盖老从一九五八年以后，直至他逝世前这一时期里有关他的艺术生活的论述，以及许多涉及戏曲美学的精辟见解。内容生动而广泛，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责任编辑：金 辛

燕南寄庐杂谭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字数15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8}$ 插页5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00册

书号 8069·523 定价 1.25 元



一九五六年在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会后，田汉与欧阳予倩向盖老祝酒

（陈莹摄）



一九五六年在庆祝盖老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的酒会上，言慧珠、范瑞娟和石筱英向盖老敬酒。前坐者为欧阳予倩夫妇

（陈莹摄）



一九五七年在上海与周信芳、赵如泉叙旧

(陈莹摄)



一九五八年看了中国京剧院在沪演出《华容道》后
与李少春、袁世海合影

《史文恭》剧照
(陈 莹摄)



《洗浮山》剧照
(陈 莹摄)



《拿谢虎》剧照
(陈莹摄)



《恶虎村》剧照
(陈莹摄)

《武松打虎》剧照

(陈 莹摄)



《血溅鸳鸯楼》剧照

(陈 莹摄)



《快活林》剧照
(陈莹摄)



《十字坡》剧照
(陈莹摄)



序

刘厚生

一九七八年，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党和政府为盖叫天老人平反、落实政策之际，我曾写了一篇怀念盖老的文章。至今悠悠六载了。其间，盖老的夫人薛义杰又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去世。我同她已二十余年未见，前几年虽有书信往返，终未能晤面。后来，上海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也未能赶去参加，我常常想，同这两位老人，就这样越来越远了么？

最近忽然得到消息，知道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盖叫天艺术论集》一书，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将随之出版这本《燕南寄庐杂谭》，不仅使我由衷地喜悦，更且感到亲切。

这两本书都是浙江沈祖安(柳河)、彭兆榮和杜钦三位同志记录整理的。他们是在上海何慢、龚义江两位同志为盖老记录整理《粉墨春秋》之后不久，从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由于盖老晚年筑庐杭州长住，他们有机会常常同老人见面神聊请益，真是坐守宝山，信手拈来都是好文章。直到“文化大革命”，八年之间就积累了近百万字的高品位富矿石。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报刊上陆续看到他们整理出来的片断成果，确实是内容丰富，意趣盎然。如今分别编集刊行，贡献于我国戏曲论著之林，无论如何是应该感谢三位同志多年的辛勤劳动——不仅是记录整理，而且在十年浩劫中基本全部保存下来，就是了不起的功劳。

《盖叫天表演艺术》我还没有见到，不知收了哪些文章；

《燕南寄庐杂谭》则出版社把编好的原稿借给了我，我未能通读，只选看了几篇，却使我百感丛生，悲喜交集。这本书的名字首先就使我喜欢。燕南，是盖老故乡，他也以此为号，寄庐，意指在武林落户，用得优美而恰当；最精采的是“杂谭”二字，实是画出了盖老的风采。盖老健谈、常谈，无谈不杂，而杂中又都有深意，因之才能成书。看了这些篇章，使我又如面对盖老，听他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他总是坐在硬木椅子上，腰板挺直，说着说着必定会站起来手舞足蹈，一边比划一边接着说，而老夫人又常是坐在一旁微微笑着，不甚言语。——这个中国式的艺术沙龙不会再有了，但这本书的许多文章确实又引导读者进入这样的境界，使你觉得有多少精妙的表演艺术的思想火花在你周围迸发、闪耀。

这是在读这本书某些文章时的感受。由此，我却想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盖老的表演艺术精湛高深，自成一家，那是不用多说的。然而，包括盖老自己，谁都不会说他已达到艺术的绝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盖老的座右铭从来就是“学到老”。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既然如此，既然盖老只是我们京剧艺术许多座高峰中的一座，尽管他具有卓越的个人独创艺术风格，但别的高峰人物也都是各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为什么叫做盖叫天的这座高峰能够说得这么多、这么深的艺术道理、美学见解，而别的某些优秀艺术家尽管在表演上也是精采绝伦，同样是第一流的大演员，而在说的方面却相形见拙，落后一截？说实在话，解放以来我们的著名演员的艺术经验记录为数不少，但一般化的、肤浅的或者干燥乏味的东西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固然与记录者会不会提问、会不会记录整理有很大关系，但说者会不会说，有没有东西可说，那却是根本的关键。

我们常常常见到这样的演员，他们见人脸红，拙嘴笨腮，木讷寡言，然而丝毫不妨碍他到了舞台上竟象变了个人似地神采飞扬，艺惊四座。对于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当然十分尊敬甚至崇拜，丝毫不会责怪他的讷讷难言。但是我也总是在想，他如果能把他艺术创造中的种种心得、妙悟、经验以至于对别的演员的观感、褒贬写出来，或者说出来请别人帮助他记录整理，那该有多好。前辈表演艺术家给后辈留的遗产，主要是角色创造，这毫无疑问，如果能再写几本书，岂不更妙！

传说当年谭鑫培看一位老生演《李陵碑》（也许是别的戏记不准了），把人困马乏、精疲力尽的杨老令公演得精神抖擞，神完气足，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看他等一会儿怎么个死法。”

传说一个青年演员模仿梅兰芳演《洛神》，总演不好。某一位名导演指点她说，梅兰芳演的是洛神，而你演的只是梅兰芳。

这样精采的小故事在戏剧界流传很多。一句话往往就点出一个深刻的艺术创造的思想。我想，要是能够多多记下这样的“世说新语”，要是能够更有系统地一出戏一出戏地说出许多道理，一个人一个人地说出许多经验，并把它们整理成书，供后人学习，供读者欣赏，那该是多大的功德啊！

正是在这一点上，盖老较之许多在艺术创造上并不弱于他的表演艺术家，其贡献就更上一层楼了。他留给我们三本（可能还有第四、五本）不止于一般的艺术生活回忆、而且是说出很多带有理论性的艺术见解的好书。

是不是别的名家不会说话，而盖老却生来就能说会道呢？不能这么说。有的人确实生来不善言辞，象茶壶里装饺

子，肚子里尽有，就是倒不出来，这还不能怪他。但更多的情况却是：不会说是由于不会想。盖老说得这么好，不止是因为能说，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能想。也就是他自己常说的能“悟”。由想而悟，因悟才说得出来。盖老并不是个口才特别好的演说家。他有时说的确实是“杂谭”。但是他遇到艺术问题就苦苦思索，看到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就往艺术上联想，积累了久了，就往往灵犀一点，豁然贯通。

现在的中青年演员，应该学习盖老的这种艺术经验和见解。但我以为还更应该学习盖老这种思索艺术创造的能力和习惯，喜欢谈论并且锻炼谈论艺术的能力和习惯。现代的演员，文化基础要比前辈高得多，更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少老先生现在都靠秀才们帮助记录整理，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今后的表演艺术家们，自己应该有能力，不仅能想、能悟，而且能说，更应该能写，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苏联大演员那样，象金山、赵丹这些中国大演员那样。这对于中国表演艺术的提高，将会是极大的贡献。

我相信，我们可敬的盖老在九泉之下，也是会同意我的这些意见的。

目 录

序	刘厚生	(1)
早起做默功		(1)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3)
自己掉了自己拣起来		(5)
神仙·老虎·狗		(7)
“不知者不为罪”		(13)
不懂可别装懂		(16)
千万别出格		(19)
“都得好说话”		(22)
“好看”与“不好看”		(25)
生出心明火 点燃智慧灯		(28)
——闲话学戏		
也有也没有		(36)
——漫谈练功和学艺		
这儿就是“学到老”		(39)
试试看		(4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6)
好为人师和善为人师		(47)
相信，不是迷信		(49)
何必担虚名		(53)
是鲤鱼还是馋猫		(54)
“油子”和“篓子”		(56)

绍兴好酒不掺水.....	(58)
为谁鼓掌？.....	(61)
任务也要自己去争取.....	(63)
要做有心人.....	(65)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	
漫谈学流派.....	(67)
要懂得观众心理.....	(70)
移神隐技.....	(73)
冷场戏与热场戏.....	(76)
八挨八不挨.....	(78)
文唱与武唱.....	(82)
小题大做.....	(85)
事里找事 戏里找戏.....	(87)
大解和小解.....	(93)
亮相是个细致活.....	(96)
备而不用.....	(98)
“打鼓”莫忘“骂曹”.....	(100)
默和背.....	(103)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105)
“俊英雄插美花”.....	(107)
戏景谈(二题).....	(111)
漫谈滑稽戏.....	(118)
让戏曲现代戏动起来..... (121)	
现代戏不容易演.....	(123)
京剧要演好现代戏.....	(125)
关于修改《垓下之战》的想法.....	(129)

老本儿得改一改.....	(133)
我想编出《三登楼外楼》.....	(135)
关于绍剧《血泪荡》的意见.....	(137)
要为演员打本子.....	(142)
《快活林》三题.....	(145)
精雕细刻出人物.....	(152)
——电影《武松》的表、导演处理	
和潘天寿的几次谈话(摘录).....	(167)
向盖叫天、王传淞先生学习*	潘天寿 (173)
要坚持“学到老”精神.....	刘海粟 (175)
轶事三则.....	杜 钦 (178)
他从不怕困难.....	薛义杰 (183)
父亲教我一个“严”字.....	张二鹏 (187)
父亲教我练功.....	张剑鸣 (196)
怀念爷爷盖叫天.....	张善麟 (202)
春蚕到死丝方尽.....	沈祖安 (206)
编后记.....	(219)

早起做默功

每日清早起来，我先遛了一圈，动弹动弹，就在这儿椅子上^①默坐。盘起腿，闭着眼，做“默”功。这个“默”字，我和人说过多少回，是闭目默坐，是闭目养神，也是闭目运神。刚才练了手脚，身子骨松动了，可有点累了，就养回神。可“养”不久，主要还得“运”。闭目默想，就是运了神。想什么？想到一，一想到十，十想到千，千想到万。一化十，十化千，千化万？为什么十不化百？百太少，得千。我说的是整数，一是整数，十也是整数，有一就有十，一能当十，也能化十^②，十可以化成千，千就是很多，千丝万缕，千千万万，千头万绪，可就把百撂啦。

我就这样开始想今天的事，想该做什么？该化什么？想着艺术上的事儿，想着演戏的事儿，想着演员的品德上的事儿，也就是做人的事儿吧。用现在的话说：想着做一个新文艺工作者的事儿，都从清早默坐中想起来。

说闭眼，也不是全不看。点起三炷香，看三股青烟袅袅上升，凌空盘旋。屋子里黑，三股青烟特别亮，慢慢地象三条游龙往上升腾。我就顺着烟的升腾、盘旋，想到一、十、千万……。

这就是我的早课：默。

(一九五七年和王朝闻的谈话。柳河整理)

① 盖老每天练完功，就坐在大厅上的一把硬木椅子上，盘腿而